

## ■ 嫣然思语

## 月亮爬上山巅(外二首)

□ 蓝希琳

树丫不是最高处  
楼顶不是最高处  
山巅也不是最高处  
而此刻，圆圆的月亮  
就停留在高高的山巅  
它安静，纯洁  
脉脉含情  
照耀着尘世  
照耀着人间

## 好雪

雪下在岁末  
雪下在初春  
都是好雪  
就需要一场好雪  
花朵尽情怒放  
喜鹊叫了一遍又一遍  
好事一场接一场  
你唱歌，或者叙述远古的事  
都将随着春潮涌动  
都是万物苏醒

## 炊烟

清晨的风，从村寨的屋顶  
抽出一根根白白的  
柔软的绳索  
我所熟悉的炊烟  
会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 
给了迷失在异乡的孩子  
一个堂堂正正返乡的理由

## 蔷薇(外一首)

□ 金明春

把自己灿烂地打开  
然后  
再把自己低调地收起  
盛开过  
芬芳过  
今天  
你在秋风里  
慢慢把自己的记忆落下  
蔷薇  
你还记不记得  
自己开花的事情呢  
你记得  
还是不记得  
你都盛开过

## 麦田

麦田里  
满满的都是阳光  
还有  
漫山遍野的梦  
那刺向天空的麦芒  
就是爱  
把阳光扎得遍体鳞伤  
但阳光毫不后悔  
依然拥向麦田

## 静听鸟鸣与犬吠(外二首)

□ 郑雄

雷声，又在山外轰鸣  
重生的春天莺歌燕舞  
河流依旧奔涌  
沉浮的故事已无足轻重  
心已扛不动春的欲望  
温情日渐回暖  
我用捶打雷声的耳朵  
静听鸟鸣与犬吠

## 生活的缝隙

列车昂着头，从西往东  
我坐在生活的缝隙里  
看窗外掠过的风景  
手机铃声接二连三地响起  
生活的喧嚣无孔不入  
关掉手机，躲进餐车  
不戴面具自斟独饮  
像只青蛙醉在雪洞里  
才知道，人生也需要冬眠

## 去有风的地方

树林里，杜鹃啼鸣  
真想伸根手指将天空戳个洞  
引一缕风  
带走萦绕耳边的喧嚣  
依旧没有风，晨练的音乐  
鼓噪得比烈酒后的晕眩更迷茫  
我坐立不安，沿湖寻找有风的地方  
是的，我一定要去有风的地方  
即使在风口上  
风餐露宿，也心驰神往  
(作者单位：湖南汨罗市委宣传部)

## 淮柳染上青春色

□ 查理森

我的报业生涯开启于40年前，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淮河南岸的一所高校做校报的采编工作。和新闻系毕业的人不一样的是，虽然都是办报，但我却并不热衷于“倒金字塔”类的新闻写作和编辑，而是更希望做一名文学副刊的编辑，感觉只有文学这片天空才能让我放飞梦想，更好地体会文字的魅力。

学校紧邻烟波浩淼的龙子湖，远眺苍翠的曹山，湖光山色，风霜雨雪，天地回一年四季变换着样地呈现出缤纷画卷，无声地演示着岁月的更替、时光的流逝，牵动着人们的情感思绪，催生出玲珑清秀、蕴藉隽永的文字。

当时的校报虽然半个月才出版一期，却是学校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化园地，既报道和记录学校的新闻，也传播和倡导先进的文化，算得上是师生们的精神食粮。虽然每期报纸只有4个版面，但都少不了一版文学副刊。这个副刊的名字叫《淮柳》，我分配到编辑部后，如愿地成为它的编辑。

以“淮柳”这两个字命名副刊，显然是寓意文学当如淮河岸边的依依杨柳，生机勃勃，婀娜多姿，字里行间透着诗情画意和地域特色。编辑部的老同志补充介绍说，“淮柳”还曾经是学校文学社的名字，几年前由几个爱好文学创作的同学创办，是当时最活跃的社团组织，也是全市乃至全省比较有名气的学生社团。文学社成员的作品曾登上过省市日报的副刊。可一年多前，由于骨干成员毕业离校等多种原因，文学社中止了活动，像一个传说沉淀在岁月深处。从此，《淮柳》文学副刊就成了校园文学的最后一块阵地。而我则光荣地成为和这阵地共存亡的一名战士！

我坚信有阵地就可以树大旗，有大旗就不怕招不来“勇士”！我利用假期的空闲时间，钻进资料室把以往的报纸仔细地

翻阅了一遍，以期对学校的文学创作水平有个基本的把握。同时，也是想从报端发现一些基本的作者。

办报办刊，前提是要有丰富的稿源，一开始我还有些担心，怕在这样一所财经类高校缺少文学写作的好手。接下来的事实告诉我，这个担心是多余的。虽然这是一所财经类院校，但学生中却有大批文学爱好者，有些甚至原本是想考中文系当作家的。虽然没能如愿，可心中文学的火种并没有完全熄灭，渴望着有一天能迎来浩荡春风，让这火种燎原，照亮青春的时空。于是，他们当然地成了《淮柳》大旗下的第一方阵，散文小说诗歌等各类体裁的稿件，三两天便将挂在教学楼里的投稿箱塞满了。

更令我欣慰的是，与这帮朝气蓬勃、活力充沛的年轻人同样活跃着的，还有一支特别的队伍，这就是几乎同样年轻的教职员，与学生文学爱好者一起，共同成为《淮柳》副刊的铁杆强援。

他们中有的《大学语文》老师兼文学理论研究者，我就约他们给《淮柳》写点短小精悍的文学鉴赏类文字，意在帮助学生读者提高文学素养；有的本身就是诗歌创作爱好者，时有随兴而发的短章短句，我一旦得知便讨来刊发，算是给学生诗歌爱好者树一个标杆；有的爱好书法美术，我就请他们为副刊设计刊头、题写刊名和文章标题。学校后勤处有位青工酷爱文学，在我到任之前，就曾在《淮柳》上刊发过几首短诗和散文。我上任后，前任编辑把他推荐给我，并嘱咐我多给他些指导。当他如约来到编辑部，把他新写的几首诗和一篇小小说拿给我看时，我从中读到了一丝有别于学生文学爱好者的风格，文字虽然质朴甚至粗粝，却真实地表达了职场青年独有的人生感悟，且没有常见的那种学生腔。我留下了他的几首诗，次日

就在报纸上发表了。此后直到我离开这所学校，几乎每年都要刊发他几首(篇)作品。他也由此起步，持续努力，顺利加入了市作家协会。

《淮柳》副刊既是校园文学的前沿阵地，又是桥梁和纽带，团结和凝聚了一批文学爱好者，进而成为文学社团的孵化器。那一年的春天，经常在《淮柳》上发表作品的几个同学相约发起了“龙湖诗社”，一群激情满怀、痴迷诗歌的年轻人走到一起，办诗会出诗刊，赞美人生，歌咏爱情，笔耕文学园地，放飞青春梦想，一首首作品陆续登上了《飞天》、《诗歌报》、《星星》诗刊等“大雅之堂”，一时闻名遐迩。我也适时在那一年5月推出了4个整版的《淮柳》“校园诗歌特刊”，为校园文学呐喊助威。

《淮柳》副刊也成为校园文学爱好者起飞的平台。若干年后，再看那几批“淮柳作者群”中的佼佼者，有的成为专业的文学和影视工作者，有的虽然是财经专业的教授专家，却时不时地有诗作发表在《作家文摘》等文学报刊亮相。每每回忆起“淮柳依依”的时光，他们总是感慨万千。

《淮柳》副刊在编者与作者的通力合作中获得了新生，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师生喜爱，稿件越来越多。而我在阅读这些来稿中感到，有很大一部分稿件，虽然文字表达通俗流利，文章的内容也比较适合青年学生的现实需要，但文学性不是很强，放在文学副刊上有充数之嫌，如何安排这些稿件让我颇费心思。

恰巧那时候学校把学生的心理和精神健康建设作为重点工作，倡导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。这给了我一个启发。我觉得那些说人生感悟、说情感得失以及谈学习方法、谈读书体会的来稿，虽然算不上是文学作品，但它们的内容却

正好契合了这种现实需要。于是我冒出了一个新的念头：能不能在文学之外另创办一个综合性副刊？

想法有了，但“综合副刊”怎么办却是个新课题。那个时候说起“报纸副刊”首先指的就是文学副刊。再宽泛一些，也不过就是专题类的副刊，如国际副刊、科技副刊、学术副刊等。这类副刊其实就是“专刊”，庄重有余，活泼不足。而我想办的新副刊则既要和已有的文学副刊有区别，覆盖又不宜太过宽泛，版面内容不能太杂，要在“综合中作出专题特点，在专题里突出综合风格”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做一个能讨青年学生喜爱的思想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合一，探讨人生、交流思想、求知助学、文风活泼、文字清新的副刊。校宣传部的领导同意并授权由我来创办这个副刊。

生活工作在大学校园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青春的朝气，更能看到青春洋溢的万紫千红。我觉得这正是青春的色彩！生命的色彩！而挥洒青春的色彩、描绘青春的色彩、赞美青春的色彩，正是我将要创办的副刊的目标和意义。于是，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副刊定名为《青春色》。

相比《淮柳》副刊，《青春色》副刊的版面内容更为宽泛。从青年学生的心理健康到学习上的答疑解惑，从青春的思考到生活的感悟，短小精悍的文章给人启发；从棋艺牌技的传授到音乐书画的鉴赏，有“自由钟”“心香一瓣”“青春寄语”“书画苑”等专栏，有杂谈，有评述，有咨询，有交流，不求高、深、全，只求真、实、新，师生读者普遍反映副刊“活泼、亲切、可读”，可为“良朋益友”。还有人评价：《淮柳》怡情，《青春色》益智，堪称校园文化的双翼，并拟了副对联，赞曰：淮柳染上青春色，校园盛开文明花。

## 捧起墨香与书相约

□ 唐宝民

宇宙间最美的地方，大概就是天堂了；然而，天堂真的存在吗？博尔赫斯告诉我们：“如果有天堂，那它一定是图书馆的样子。”人类有许多多形多色的欲望，但对阅读行为不离不弃的坚守，则是一种不变的梦想。读书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之旅，能帮助我们抵达梦想中的彼岸乐土。捧起墨香，与书相约，我依然愿意把书籍当作终极的精神家园。

孤独是读书人的宿命，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，同时也是一位孤独者。在《记忆之书》中，奥斯特有一篇精辟的评论：“当人们读着书里的每个词时，人们可以对自己说，他正面对着孤独的一小部分。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读书人就是“思想者”，钱理群先生认为：“你选择了‘思想者’的道路，也就选择了孤独，永远与‘丰富的痛苦’相伴，就将是你的宿命。”在不断充盈的阅读过程中，精神生活变得厚重起来，孤独便逃遁得无影无踪了。山中岁月，海上心情。当一个人内心变得强大之时，他就不会再有孤独和寂寞的感觉，有的只是对知识的渴望、对光明的敬畏。当一个孤独的灵魂与书相遇的时候，内心的孤独就会升华。一个理性的灵魂，不会在孤独中迷失自我，而是会在寂寞中搭建自我的意义世界，在孤独中尽情享受世界文明之光的照耀。

“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，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。”为什么要读书？关于读书的目的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，伏尔泰说：“我想知道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每一个细节”；王小波说：“对自己的要求很低，我活在世上，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。”

经典书籍是我们永恒的守望，经典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，是因为它经受了岁月的检验。在排行榜上热销几个月后便无影无踪了的书籍，那不是经典，那是快餐文化。快餐文化如流星一样在某段时间光芒四射，但转瞬即逝销声匿迹。而经典则如恒星一般，永远在夜空中放射着夺目的光辉。经典在岁月的打磨中成为质地坚实的文化精品，并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燃烧着烛照未来的光焰。它带给我们的是一份持久的心灵上的震撼。

金钱和财富可以满足物质的欲望，却无法解决精神的贫困。当一个富翁说：我穷得只剩下钱了。这是我们整个人类的悲哀。我们可以做一个物质的乞丐，但头顶上却要永远高悬着精神贵族的标志。我们的身体可以在泥污的地上行走，灵魂却一定要在天空中翱翔。世事风云去散，心情寥落如斯，在阅读过程中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自我的寂寞与充实、看到生命的萧索与律动。



## 为何诗人偏爱菊

□ 崔敬之

如果说情人节的“节花”是玫瑰，母亲节节的“节花”是康乃馨，重阳节的“节花”则非菊花莫属。

菊花是我国的传统名花，古代被称为“花中四君子”之一，今天又跻身于“十大名花”之列，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尤其是诗人，对菊花更加喜爱和赞赏，留下了许多咏歌菊花的名篇佳作。

诗人爱菊，首先在于它本身的美丽和幽香。

唐代诗人李商隐《菊花》中有“暗暗淡淡紫，融融冶冶黄”的名句。诗中的菊花，每一种都美丽非凡，互相映衬之下，更加鲜艳夺目。元代许浑《求菊》中“或染猩红疑剪采，或缀鹅翎刻玉。或似芙蓉映秋水，或如牡丹眩晴旭。众中一种出官黄，叠叠香罗淡妆束”的诗句，把菊花描绘得更加美不胜收。

白居易的《重阳席上赋白菊》一诗：“满园菊花都金黄，中有孤丛色似霜。还似今朝歌酒席，白头翁入少年场。”不仅将菊花渲染得美丽绝伦，而且充满了情趣，使人禁不住会心一笑。菊花的幽香更有特殊的韵味。唐代陆龟蒙《重忆白菊》诗中“月朵暮开无绝艳，风茎时动有奇香”的描写自是妙不可言。

宋代李清照《多丽·咏白菊》诗中“微风起，清芬酝藉，不减醇醪”的香气似淡还浓，经久不散，更能深入肺腑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诗人爱菊，重点在于它高贵的品质。

白居易的《咏菊》一诗：“一夜新霜

著瓦轻，芭蕉新折败荷倾。耐寒唯有东篱菊，金粟初开晓更清。”对比鲜明地赞扬了菊花耐寒傲霜的坚强秉性。晚唐郑谷的《菊》诗：“王孙莫把比蓬蒿，九日枝枝近鬓毛。露湿秋香满池岸，由来不羨瓦松高。”真切自然地赞扬了菊花淡泊名利、不慕高位的可贵品质。晋代袁宏的《菊诗》更是音调高昂，语气豪壮：“灵菊植幽崖，擢颖凌寒飚。春露不染色，秋霜不改条。”直接有力地歌颂了菊花不染世俗、坚守节操的崇高品格……

这些，也都正是诗人自身形象的写照和精神风貌的展示。因此，使人对菊花更加喜爱的同时，性情也深受感染。

诗人爱菊，又在于它身上蕴含着人生的哲理。

这在清代房惕斋的几首咏菊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。其《艾菊》一诗：“自从霖雨长根芽，生怕繁枝歇复狭。寄语主人休爱惜，不须裁剪不成花。”告诉人们适当舍弃才能取得成功的道理。《菊品》一诗：“采采篱边露始凝，一湾潭水又生冰。味惟弥淡香弥永，似尔方为耐久朋。”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。

《菊叶》一诗：“一丛浓碧护秋芳，衬得花容分外光。相见徐娘风致好，也需翠饰佐华妆。”告诉人们“红花也要绿叶衬”的道理。《菊影》一诗：“长盆短盎尽横陈，为照幽芳蜡代薪。若论看花须看影，缤纷壁上更精神。”告诉人们多方面、多角度地观察，才能更好地认识事物的面貌和本质……这些诗中的道理，

对人们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。

诗人爱菊，更在于它能寄托自己崇高的志向和美好的情怀。

唐宋黄巢的两首菊花诗可谓其中空前雄伟的乐章。《题菊花》一诗：“飒飒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。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。”蕴含着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，以及希望建立农民革命政权，让人民过上平等、幸福生活的豪情壮志。《菊花》一诗：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诗中把黄色的菊花设想成将士的盔甲，菊花在诗人的眼里又成了战士之花和胜利之花，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念。南宋遗民郑思肖的《寒菊》：“花开不并百花从，独立疏篱趣未穷。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表现了自己不畏元朝统治者的残暴势力、宁死不屈的高贵气节。现代革命领袖朱德的《菊花》一诗：“奇花独立树枝头，玉骨冰肌眼底收。且聆和平共处日，愿将菊酒解前仇。”表达了自己渴望祖国统一的美好愿望和不计前嫌的宽广胸怀……

菊花，虽为天公的“弃儿”，开在备受冷落、风霜肃杀的季节，却毫不自弃，奋发自强，努力绽放出生命的绚丽和芬芳，给人以快乐，给人以鼓舞，给人以启迪，给人以寄托。在诗人的眼里，可谓尽善尽美的花卉，因而能受到众多诗人的偏爱。

(作者单位：江苏省邳州市委宣传部)